

種 叢 小 火 烽

紅豆樹

著 陵 孫



版 出 社 火 烽

售 代 總 社 活 生 化 文 林 桂

種二十第書叢小火烽

紅
豆
的
故
事

書圖行銀上農中

LIBRARY OF THE
FARMERS BANK OF CHINA

著 陵 孫

目次

紅豆的故事.....	一
夢中的海島.....	二三
初夜.....	二七
初夏的山谷.....	三〇
從軍.....	四四

紅豆的故事

偶然在一個發霉了的小皮篋中，發現了一顆經年的紅豆。映着從窗外透進來的雨後的餘暉，晶晶地閃耀着寶石般赤紫的光芒。牠在我那發霉了的小皮篋中，整整輻光養晦地度過了一年的光陰。一年不能算是很短的時間，許多一年以前輝煌的閃爍着眩目光彩的美麗的記憶，也像那紅豆同樣在長久的發霉了的時間裏被我遺忘了。那裏面有渴望，有熱情，有歡欣，也有受苦。現在，牠們——那些值得追懷的記憶，——却又隨那紅豆一樣鮮明的出現在我底面前：我忍不住歡快地打開了我底記憶底一角。

時間拖回到一年以前。——那是一九三七底秋天。落過雨後的高原，天空高闊而清明。空氣充溢着飽和的水氣。山花野草全塗上了一層油然的光澤。山谷間有滄鬱的白雲；在緩慢地舒捲着，移動着；有時像一匹素練，遠遠地捆束着一簇蒼翠的山林；有時像一股洪水，傾刻間流滿了深邃的巒谷。連綿不絕的峯巒，如神話中的仙境般，在雲霧中飄浮着。縹緲的，隱約的，迤邐到淺藍的天邊。又像似一個無邊無涯的大海，到處起伏着大大小小的泥土的浪頭，具着排天之勢，直向遠方湧去。

我們就像似一羣流浪着的吉普色人，每個都儘量的駁負了自己應用的東西，棉被，飯碗，水瓶，牙

膏……和其他必需的小物件們，在那泥土的浪頭上面奔波着。一個隨着一個，一共排成了二十多個的小小的隊伍。彼此那許着疲乏了的歡笑，凌亂地輾起來腳下潮濕的砂土。

「唱歌呀，小同志，小戰士……呶，再唱一個吧……」

剛從南京監獄出來的劉麻子，向走在我前邊的一個女同志打着唿哨，做出一個滑稽的笑臉。

「啊——不我疲乏極了，可不要翹辮子呀。你……」那女同志說道：「麻子，告訴我們怎樣和看守們倒蛋的？」

麻子聳一聳肩膀，將脊背上的包袱變更了一下駄負的位置。隨着發出來兩聲嗽口，孟撞擊着手電筒的唧唧的響聲。咳一下嗽。

「呸！」

他轉回頭去啐一口唾沫，朝着東方。

「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天生的狗仔會向主子搖尾巴……狗咬呂洞賓，看到窮人眼紅。……我劉麻子是天生就的一頭狼，吃過肉，見過世面……」

「那麼你？」

女同志困惑地望着他臉上的麻點，和那頑強的神情。

「不怕挨揍嗎？」她關切地問道：「聽說監獄裏常常打人呢，輕一些就打手板，重一些的就打屁」

股；再厲害了，啊呀呀……不是闖進黑屋子去幾天不給飯吃嗎？」

麻子沒有說甚麼。冒着從山谷間迎面吹過的雲霧，他又唱起爲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歌來：

囚徒……

時代的囚徒……

我們並不犯罪過，

我們……

起初是他一個人唱，沙啞的喉嚨，唱得有些像京戲，每當他歌唱的時候，我們便禁不住要發笑，但是他自己不笑，反而顯得非常地嚴肅，在他那沙啞的歌聲裏，充滿了忿怒和悲哀。後來我們都被他感動了，便一齊和他底聲音唱起來。這二十多個人的聲音，像一條瀑布，流動在亂山之間。雲霧層層地迎面飛去，山林花草都在雲霧之中隱蔽了。

歌聲停了。堆積在山谷中間的雲霧，也被風吹得乾乾淨淨，不留一點雲翳。路側和溪澗之中的林叢，全在燦爛的日光之下，露出了牠們底軀幹。有楊柳，山棗，中國槐，婆羅葉，野葡萄，山裏紅……以及雜生的荊棘和野草。野葡萄爬昇在楊柳上，垂下一串串黑紫的葡萄。山棗和山裏紅全都落葉了，只剩下紅紅的一些小果實在光禿的枝枒上搖擺着。婆羅葉也開始變紅了，有時被風吹起來，在空中飛舞着，就像蝴蝶。

山澗中倒映着太陽影子，本來是赭色的石岩，因而變為灰藍了。清冽的溪水順着彎曲的山澗，從前邊流下來，又向着我們走來的方向流過去。「嘩——嘩——」地做着歡快的山原底樂曲，沖激着澗底的岩石，終古不變地暢流着。千萬年的岩石，受了牠底刷洗而平坦了。在水流低落的地方，很明顯地刻劃着曾經流過的水紋底痕跡。如高等石工所彫鑿的一樣，那線條十分清楚地鑄在石面上。

「啊呀，我可要翹辮子了！」那女同志又一遍地叫起來。她底脚步就緩慢下來了。

「呸，過去這條河，」麻子指點着河對岸的一簇林叢說，「我們就可以休息了。」

這時我們正走着下山路，河水就躺在山脚下，閃耀着射目的光亮，順從着寬暢的河床決決地奔流着。河岸堆積着深深的卵石，都是上游山峽之間的石塊，受了河流底冲刷而成的。我們走下山來，正好有一隻擺渡在等待着過河的客倌。船家將渡尾掛在一條繩索上，繩索兩端便壓緊在河兩岸的巨石下。我們一上了擺渡，船家便邪許着他們固有的渡曲，攀沿着繩索，向對岸出發了。

在擺渡上，麻子說起了監獄中的看守們怎樣虐待他們這批政治的俘虜，而他們又怎樣頑強地和看守們鬥爭着。「我是天生就的一頭狼，」——他說道。——「吃過肉，見過世面。」於是他又說起他們怎樣用集體絕食的方法和看守們尅扣囚糧的事情相鬥爭。若果聽到了有某一個同志被鞭撻時的喊聲，這全監獄底囚徒們都會響應着那喊叫底聲音而狂吼，敲窗，躁腳，搖鐵門……他們，那些看守——那羣狗，——一聽到這種聲音便住手了。

「不怕他們揍你嗎？」女同志困惑地問道。

「羣衆底力量，這是羣衆底力量……」

麻子得意地微笑着，又加上幾句：

「狗是怕羣衆的。你沒有見過嗎？你一個人的時候牠見你就咬，可是祇要你的人一多，牠便拖着尾巴跑開了。就是這樣……」

麻子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一九二七——被捉進監獄的，直到這第二次大革命爆發，——一九三七——他才得恢復了自由。在這長長的十年之中，我想他是嘗盡了人生底苦汗吧。

「到了，到了！」

渡船慢慢地靠了岸，船家停止了他們邪許的渡曲，都站立在渡尾上不停地揮着手拭摸在額上的汗珠。爲首的是我們這二十多個推選出來的隊長，付過渡錢，吆喝着，他第一個先跳上岸去。隨後我們也一個個地上了岸。看看離我們可以休息的那一簇林叢只有幾十步遠了，這時誰都一時地忘記了疲勞，奔跑着，歡笑着，爭先到達那個地方去。

這裏是約摸有五畝面積的一塊小小的盆地，路側是幾株老榆，已開始落葉了，萎黃的榆葉隨風飛舞着，一個店家依山開鑿了窯洞，一共三間，中間是廚房，左右兩邊做臥房。窯洞前邊立起了一堵曲尺形的圍牆。牆外有一塊小小的場園，乾乾淨淨，非常平坦，左角有一個石碾，幾個同志便解下馱負着

的包袱在碾盤上睡着了。碾旁曬晒着一堆枯焦的雜草。牆內有一條過道，盡頭是一個牛欄，院子中間零亂地擺着喂豬或飼牛的食槽。

這時有幾個當值的同志走來和女主人商量着買米煮飯的事情。主人穿藍色印花土布襖，又用同樣的花布包了頭，懷抱着剛滿週歲的小孩招呼着我們。

「你們都是到××去的吧？我一看到女同志就知道了。別的隊伍是沒有女同志的……」

她不等着我們說話就又指點着一口土甕對我們說：「哪。這是米，你們用吧，知道你們不會少給錢的。噉，這邊還有一個蕃瓜呢，一道賣給你們吧，切成碎塊，放進飯裏，煮熟了有菜有飯。」

起初是我坐在灶下，向灶門內燒着枯焦的乾草，一股股地青烟從灶門上邊冒了出來，薰得我底眼睛流淚了，草節比比八八地喧鬧着。劉麻子在鍋台上用冷水淘着米，淘米的水星時時落到我底臉上來。另外還有我們那隊長在切蕃瓜片。

後來我這燒火的職務被店家女主人接去了，我便乘這機會跑出門外來，將身體躬到石碾旁邊那一堆枯焦的雜草上，想要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子。

雜草發散着枯澀和幽邪的氣味，而且還有棘子刺痛着我底大腿；於是我將身體重新換了一個姿勢和位置，再躺下來。太陽散佈着溫暖的光輝，從西邊落了葉子的榆樹底罅隙中射到我底身體上。

我睜縫起眼睛，仰望着天空；有幾朵白雲，像初展開的棉團一樣潔白地粘在天壁上。兩隻灰色的蒼鷹，彼此追逐着，打着旋。河水響着嘩嘩的聲音，從我底頭前流過去。週圍是一排連綿的山巒，低低地圍繞着這塊小小的盆地，如同人工築就的城墻，在山峯背後，便露出湖水一樣淺藍的天空來。

這美妙的清秋的高原底景色，是多麼動人，多麼使人留戀。無限的憂愁，無限的疲倦，任管誰投身到這美妙的自然底懷抱中，也會忘記得乾乾淨淨吧。我歡欣地打開了先前臥負在脊背上的那一件小白包袱，拿出我底日記來，想要記下這值得紀念的一日。忽然那位女同志就向我說話了：

「啊——你，×同志，不好好地休息一下再趕路嗎？」

「謝謝你，我要寫下這些值得紀念的日記啦。」

「日記，你總是寫日記，住在店裏寫日記，走在路上寫日記，簡直寫不完了……」

「不，」我說道。「在我們到了××之後，這日記便可告一段落了。」

隨後我又向她說明當我離開上海之後，便如同將身體走進了小說之中。（是一篇很好的小說，）我每天讀一段，在我走完這一段長長的路程之後，便是讀完了一部完美的長篇。而牠，（這動人的長篇，）便是用我們底行動來寫成的。當然行動中間也有我自己。於是她便不再說甚麼，沈默了，在她棕色的面孔上，露出了一個輕微的淺笑。這是一種同志之間的親切的微笑。她底面孔本是棕黃的，但經過了這幾日來的奔波，幾乎變成黧黑了。因為她新近剪去了鬚角的長髮，先前壓在髮下的皮膚

禁不住風日底吹晒，竟發炎並且開始爆皮了。這時她將身體欹伏在那個石礮上，脅下壓着她底那件赤色絨氈捆起的小包袱，那件多麼迷人的小包襖呀——我記起來了，走在無盡長的曲折的山道上，沒有水，沒有風，太陽從陡峭的山峽射進來，只照出了各人底影子，跟隨着艱難的腳步蠕動着。這時候那個小小的紅點（在她脊背上的那件小包襖）就在我們底前邊出現了。閃灼着，晃動着，像似一個象徵，牠引導着我們一直向前。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剛強，矜持，不甘落後，跑路也總是在我們底最前邊。雖然她還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女孩子。我寫完了日記，她仍然倒在那石礮上沈默着，不說甚麼。我就問她說：

「怎樣？你底病好了嗎？」

「嗯。」

她起初是羞怯地尋思了一下。

「好了，」隨後她就愉快地笑了一笑，說道。「完全好了，謝謝你哪。」

「那又算得甚麼，只要不是當真翹辮子，那便好了。」我底心裏却想，這不是你有心給我的責罰吧。

「哈——哈，那是出發以前你個人作好的晚聯，×同志。不是嗎？××未到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她說得別的同志們都隨着她笑了。

原來昨天我們到達中部的時候，我分了一隻多餘的梨子給她吃，於是晚飯以前她就生病了。起初她只是憂鬱着，臉上現出了灰白的顏色。爲甚麼呢？她是走得太疲乏了嗎？還是後悔她冒這樣的艱苦來追求她那渴望着的理想之鄉呢？想不出，而且像這樣的想法簡直是侮辱了她，無論怎麼說，她決不是爲了一點小小的苦頭便會反悔的那種人。只是怎麼地我們也不會想到病的上面去。

不要皺着眉頭，大衆底歌手，

不要皺着眉頭，大衆底……

我們將她教給我們唱熟的歌曲，再唱給她聽，但是她底眉頭皺得更加厲害了。我們看出了她從心裏發出的煩擾，便都不再說甚麼。忽然哇的一聲她將剛剛吃過的梨和別的一些東西全都嘔吐了出來，我們這才知道她是生病了。

怎麼辦呢？那憂鬱像似時疫病，一下子就傳染了我們幾個人。在這地方是不能生病的呀，前不夠村，後不夠店，總共不到幾百家的小縣城，沒有吃，沒有住。要找一個醫生也是難事吧？但是她底姐姐還試探着問了她一句：

「找個醫生來看看吧？還是怎樣？」

「不，」她馬上阻止了我們。「不要去請醫生，我知道就會好起來的。」

但是我們誰也沒有聽從她底話，就分頭找醫生去了。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來作這件事却真

不容易，最後終於被我們找到了一個，這是在×軍留守處底廚房裏，被我們發現了一名老年的軍醫。他正吸着一支菸管，和我們一道來的幾個男女同志談着話，那幾個同志正在忙着升火和切菜。

「請你發發慈悲，老同志，我們有一個女同志……」

「生病了嗎？我看看去就是，」說着他站立起來，影子在燭光的前面晃動着，他一邊喃喃地說着，「在這個地方生病，可真是見鬼，……」我們跟隨着他，先走進他自己底臥室裏，從床鋪下邊摸出了一把積滿了灰土的藥壺來。

「哪，」他命令着我，「將這東西拿到廚房去，洗乾淨點……」

我將藥壺洗好不久，老軍醫就回來了。他告訴我們說是婦女病……

後來她底姐姐也來了，手裏還提着一個中國藥。

「啊——謝謝你，」她一進來就說道，「不要緊的，來了月經，醫生說是受了涼……」

「甚麼，你是說她吃梨吃壞的嗎？」

「據醫生說是這樣。」

一下子我就全明白了。一種新的愧悔支配了我，我覺得關於她突然的病我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因為那些梨是我買來的，而且是我讓她吃的。本來她不要吃，我只認為是普通的客氣，便鼓舞地說：「吃一個吧，多好吃的梨呀，」後來果然她就吃下去了。

「謝謝你呀，×同志。」

「這算得甚麼呢。」

「我們生病了，累得你們也不安。」

她這個姐姐底每一句感激，在我就覺得是一個責罰。只希望她不要再多說下去。後來，將藥煎好了。另外那幾位男女同志也將飯菜燒好了。這天的晚餐很好，吃饅頭，而且在湯菜裏放了兩斤肉，我們這二十多個人每人底碗裏都可以分到幾片。「噯，怎麼的肉都跑進你碗裏去了？」於是另一個就說：「你不知道，今晚上是他掌灶的呀。」「那可不行，你不能一個人獨吞。」隨着是幾個人底轟笑聲，隨着又是鐵匙刮着菜鍋的咯唧唧的響聲。「啊——真香，我吃了四個饅頭三碗菜，」隨後有人小聲地罵着他：「你這飯桶。」突然那個麻子又跑來了，他高聲地誇耀着：「我吃了七個饅頭四碗菜！」「好，你是天字號的大飯桶。你不愧是一隻天生就的狼，吃過肉，見過世面。」以後又是轟笑的聲音，又是鐵匙刮着菜鍋的咯唧唧的響聲。菜湯濺到灶火上，冒着白烟，噼噼地叫着。顯然的每個人都因為吃到了肉片而滿意了，一連串地打着飽膈，用手摸撫着自己底肚皮，不斷地稱讚着今夜飯菜的好吃。

我們將一碗冒着苦味的藥水帶回給病着的女同志，她底姐姐還帶來一嗽口孟的菜湯和兩個饅頭。

「你先吃飯還是藥？」姐姐問她。

「不，」她苦痛地搖一搖頭，說道：「我不吃飯了。」說完，她又將身體側向一邊去，燭焰熒熒地晃動着，將這老朽的閣樓照出了多條長短不齊的黑影。姐姐時時將手指觸到她底額角上邊去，很厲害地發着燒。我們都替她惋惜，今晚有這樣好的飯菜她竟生病了，沒有機會吃。人竟是這樣一種奇怪的東西，假使在過去每個人底環境裏，誰也不會覺到這種飯菜的可貴吧，然而現在都將牠看成了不可多得的珍品。姐姐沈靜地剝去饅頭上的皮，摸一摸那隻藥碗說：

「藥已經冷了，你起來吃吧。」

她應着這聲音艱難地挪動了一下身體，坐起來，像是想着甚麼，看一看那碗苦水，尋思了一下，拿起來，一口氣就吃下去了。姐姐趕忙拿白水來給她送，還未來得及，哇的一聲又嘔吐出來了。她垂下頭，倒過去，一句話不說，喘着氣。姐姐給她蓋一蓋被子，又加上一件絨氈。燭光熒熒地晃動着，一嗽口盂的菜湯已經冷了。還有兩個剝去了皮的饅頭。

「若果在家裏，她底母親不知又該怎樣不安了……」姐姐微微嘆着氣。

她們是叔伯姊妹，關於她們底事情，我雖知道一些。她底母親只有她一個女兒，但是她爲了追求一個理想，離開南京，就跑到這條道來了。卻想不到會病倒在這偏僻的小城裏。

想到明天，更使我們愁苦了。「像這樣還怎麼跑路呀？」姐姐不住地重複着說，雖然她是爲這事

情感到了非常的焦灼，我們也想不出甚麼更好的辦法來。後來還是她底姐姐說：「若是能雇到一乘轎子就好了。但是，在這種地方……」她臉上充滿了失望底陰鬱。

「就這樣吧，」我提起了勇氣說，「我到樓下房東那裏去問問看，萬一他們能幫助我們……」
「啊……哪，×同志，太麻煩了你哪。」她又一次地責罰了我。

我站起身來，順着狹仄的扶梯走下去，應着我底脚步，階腳板不斷地發出了吱吱的鬼叫的聲音。四周漆黑，在房東的臥房裏，閃動着微弱的光亮。我輕輕叩了兩下那臥房底板門，一切照舊，沒有甚麼變化，於是我又用力地叩了兩下子，裏邊這才有了聲音了，像似夢囈，我不會聽出說的些甚麼。於是我再用力地叩幾下，這回被我聽到了：

「找哦（誰）嚟，進裏來！」

這是一個婦人底沙啞的聲音，我應着這聲音推開了那扇門，走進去。嚟，這是個甚麼樣的房間！一鋪土炕佔去了二分之一的面積，炕上堆疊着破舊的骯髒的棉絮，有一個孩子，赤着一雙塗滿了灰垢和許多傷痕的腳，將身體蓋在那些又髒又破的棉絮底下打着鼾。女人有三十多歲模樣，散亂着頭髮，描着油垢的花臉，一條一條肉，懷抱着一個不滿週歲的嬰孩，孩子正在哇呀哇呀地哭着。在她面前，放着一支吸食鴉片用的烟槍，和烟盒，烟盤，（是用紙板做成的，）和一只鉛鐵烟燈，在一個打碎了多條裂紋又用漿糊粘了起來的玻璃罩下，發着曖昧的微光，照亮着烟燈週圍的一圈小小面積。在炕下的

是一些甚麼東西就看不出來了。

「啫，」她燒好一口烟，裝到烟斗上，先自吸兩下，將烟嘴在那些棉絮上揩拭一下，向我遞了過來，說着：「來一口嗎，這位先生。」

「不，謝謝你，」我向她說。「我不會吸烟。我是有事來求你幫忙的。」於是我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有一個女同志病了，不能走路，要托她雇一乘轎子。她不知聽懂了我的話沒有，只是縫縫起眼睛，吸着烟，鴉片發出來嚦嚦的聲音，她吸完一個烟份，低下頭來，嘆地將含蓄在口裏的烟霧向着那個哭鬧着的嬰孩噴去，那孩子經此一噴，果然就不哭了。於是她又掉過頭來向着我。

「俺這娃，都是爲了俺這娃，不吃這個（說着她用手指一指那烟燈，）就活不了。」隨着她又說起了現在的烟土怎樣貴。「啊呀呀，先前三角大洋買一兩，這時候三塊大洋也買不來咧。」

「好不好弄牠嗎？」

「俺這娃，都是爲了俺這個娃呀。」她又理直氣壯地看一看她底那個寶貴的「娃，」已經昏迷過去了。

這時我便又一次提起請她雇轎子的事情，而且向她保證一定不少付錢。她聽到錢，就有精神了。「說的轎子嗎？兩個人抬着的不是……啫，啫，有……」

於是她用手去觸弄那個滿脚泥垢的睡着了的大孩子。

「財婆，起來起來，快找你伯伯去，快呀……」

孩子懵懵懂懂地從睡夢中醒過來，穿上了衣服便找他底伯伯去了。

「快嗎？」我問道。

「喏，快快，就是這隔壁。一下子就來了……這位先生，便坐呀，來，再往上坐坐……」說着，她挪動一下破棉絮，又揚起一股灰塵。

我坐下不久，果然那個伯伯就來了。四十幾歲，一個滿面鬚髯的人。「就是從這兒到洛川，」我向他說，「給你兩元錢。」那個伯伯却非要三元不可。後來還是這個房東女人替我們講好價錢。

「兩元五角大洋。你多出五角，你少拿五角。就這麼的。可好？這位先生？」她望望我又望望那個伯伯說。「你家伯伯？」這回我們都同意了，於是又約好了明天早晨五點鐘，一定預備好，不要耽誤，就分手了。

這時下弦月已經昇起來，冷落的庭院蒙上一層清澈的光輝，狗在街頭吠鳴着——汪汪——我在月光下站立了一刻，彷彿記起了甚麼，又覺得疲倦得很，便又爬上閣樓去睡了。

謝天謝地，一夜的工夫，她已完全的好了，完全的復原了。就像未曾生過病一樣。愉快的歡笑重新出現於她那棕色的面孔上。她用一種親切的微笑感謝了我們。我們底同行者，所有的人們都爲了她底恢復過去的健康而喜悅。轎子已經用不着，正當要動身起程的時候，昨夜那個叫做伯伯的轎夫又

來了，我們給了他一個二角大洋的銀幣。

起初她騎在別人底一頭驢子上，後來她便連驢子也不要跳了下來，背起那件紅色的小包袱，和我們一樣地徒步走着，到了這裏。

這時她仍然將身體歇臥在那個石礮上，從褲兜裏摸出了一個小鐵盒子來，她搖晃着，有東西在那盒子裏面嘩嘩啦啦地響着。她就問我說：

「你猜，×同志，這裏面是甚麼？」

「猜不出，」我搖一搖頭，答道。

「若果你猜着了……」她帶着幾分誘惑性地向我說，「我就送給你一個。」

「我知道，」我說，「是仁丹，」隨着我又加上了一句，想特意給她一個釘子碰。「可惜，我不喜歡牠。你送給我也不吃。……」

「不，」她趕忙地分辯着。「不是仁丹，這是我底朋友從南洋帶來的呢。」

「甚麼南洋？」我可想不出了。我知道南洋出產椰子，出產煤……另外還有甚麼特別的出產我可不知道了。正好這時候他們已經將飯燒好了。小米稀粥裏不但加了蕃瓜片，而且還加了剛剛從樹上摘下來的棗子。

「你們加進這些東西作甚麼用呀！」

子裏的豬槽上。

「嗯，加上這些東西就更好吃了，」隊長和麻子漫然地答應着。將裝飯的木桶放在石礮上，和院子裏的豬槽上。

吃過稀飯，我們便又向前出發了。前邊一站是洛川，那兒有×軍聯絡站。出發以前聽得別人講，到了洛川便是×區了。於是大家都興高彩烈地往前奔走着。可是，我竟是生了一雙多麼不中用的腳呀！經過了這一刻舒暢的休息之後，如同用刀子削掉了足趾一樣疼痛難忍地不能行動了。合着左腳底腳掌和腳跟，起了兩個不大不小的水泡。只要那隻腳一落地，便同裸着腳踏到燒紅的鐵板上面似的，就要連皮帶肉都給粘下去。但是那另外剩下來的，一隻右腳，却更使我苦痛了。一個大腳指甲插進了肉裏去，於是那肉便開始潰爛，而且化了膿。走一步，便如同要將那指甲用人工翹了下來一樣的痛楚。本來經過了半天的奔波，牠們已經癱瘓了，但是不幸經過了這次休息之後又恢復過知覺來。

起初是一步一痲，一步一停地走着。那個女同志也背起那件紅色的小包袱，咬住嘴唇，無精打彩地走在後邊。但是，很快地我們就發覺了這個。

「你看，」她指給我說，「別人都走向前去了。」

「是呀，別人都走向前去了，可是，」我說，「我底腳痛呀。」

「這一點痛楚忍受不得還要到前線去麼！」

她底話像蜂蠆一樣刺痛了我。是呀，——我想道，——這一點痛楚是算不得甚麼的。最大的限度

也不過死了就算了。若果到了前綫去，死我這樣一個人還算得甚麼嗎？哪天不是成千成萬地死着，那麼我還有甚麼理由來顧惜我底這一雙腳呢？不管怎樣總不至於將牠爛掉的吧，便是爛掉也早就不顧惜牠們了。生命都準備不要了，還留着這雙腳來幹甚麼用呢！我像似在和我底腳賭氣，痛吧——我不住地暗暗地叫道——痛掉你，爛掉你……我一邊咒罵着那雙腳，胸中充滿了怒氣，果然腳步挪動得就加快起來。漸漸地失掉了苦痛，超過了走在我們前邊的人們。

漸漸地，在高原上，出現了平坦的大路了。路旁是金黃的穀田。穀穗低垂着。一陣西風吹過，那將要褪落的葉子便唼唼作響。那個女同志——一種不甘落後的心情壓迫着她，也走上前來了。我們沈默着，都不說一句話，眼睛望着前方，腳已忘記疼痛，背上的那個包袱也像不那麼沈重了。腳步響着均勻的節奏，我們都沈醉於一種渴望和高潔的思想所壓抑下的變苦痛為歡欣的行動底舒暢裏。忘記了痛楚，忘記了煩擾，偉大的自然展現在我們底面前。我們全沈入了一種忘我的懷抱中向着前方走去。光明就在前邊——我們底心裏這樣想——再一努力便到了。

這時那隻小鐵盒（她曾經給我看過的那一隻小盒）仍然在她底衣袋中嘩嘩啦啦地響着。突然她又拍一下子她底衣袋說：

「呸，×同志，你猜呀，這是甚麼？」

「猜不出，」我說。於是我們又開始談話了。

豆。」

「告訴你吧，」她像誇耀一般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在她底臉上也起了一層鮮明的光彩。「紅

豆。」當時我確是被這富於詩味的小東西眩惑了一下。我讀過不少的關於歌詠和讚美紅

豆的詩詞和文章，甚麼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甚麼要勞詩人遠贈送，也應從你解相思……但紅豆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小東西，我却從來不曾見到過。

「怎樣？拿出來見識見識，」我問道。

「不，」她漫然回答，「到洛川後送你一顆。」

「甚麼，你不要騙我，看一看也不會搶你的。」

「你不要這麼說，」她現出了一種自尊和驕矜的神氣，向我說，「你以為我是騙人的人嗎？」

於是我便不再說甚麼，太陽將要落山了，一輪紅日逐漸地沈下去，沈下去……連綿不盡的山巒，大海中的波浪一樣起伏着的豁谷，都漸漸地模糊了。隨着，在落日的遠方起了灰褐的烟霧，落霞出現了，像虹霓，一條一條地在高空飄蕩着，又像似些紅色的彩綢。我們的影子拖長了，在寥寂的古道上。

「上海的朋友不知怎樣了？」我喘息着，想起朋友們來了。

「是呀，」她隨着說道。「朋友們一定不會想到這種時候我們奔波在這個地方吧。我底母親知道不知道怎樣難過哩……」

隨後她又講了一些她幼年的故事，她說在揚州的時候，因為過江讀書去，船一開媽媽就哭了，若是知道了現在這情景，可當怎樣呢？完了她又自己作了一個解釋，說道：「還不都是爲了一個理想嗎？」

「你看，洛川？」突然一列低低的城垛在灰黃的烟霧中出現了。我向她說：「洛川已經到了。」

「洛川了嗎？」

她歡快地叫了一聲，我們便更加快了腳步。太陽已經沈落多時了。漸漸地我們聽到人底喧鬧聲遠遠傳來。村婦們喚雞或喚狗的聲音，在城廓的黃昏裏呼應着。我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聲追求者得到成功的那種滿意的歎息：「到了洛川已經是×區了。」

第二天休息，我在×軍聯絡站的接待室裏給留在上海的一個敬愛的友人寫着信，報告我這一路的經過。這時那個女同志正在洗濯從旁人討來的一頂破舊的軍帽。她手腕上濺滿了肥皂底泡沫。麻子仍在用他那沙啞的喉嚨，坐在窗下唱着 he 唱慣了的囚徒歌。隊長和另外幾個男女同志在下象棋。天氣是清朗的，有時揚起一陣微風，捲起幾顆沙粒。

「喂，你這樣費力做甚麼呀？一頂那麼破舊了的軍帽。」我寫完信，走出來預備送到郵局去，向那女同志說道。

「你看，」她笑着（但沒有聲音），將那頂破軍帽從水中拿起來，拂拭去了上面的肥皂沫，在鴨

舌上邊，就露出了一顆褪掉顏色已經變黃了的紅星。

「啊——原來這樣。」突然我又記起一件事情來，「你底紅豆呢？」我問她。

她一下子跳了起來，用衣角拭去手上的水和肥皂，就從衣袋裏拿了出來了——那隻嘩嘩啦啦地響着的小鉛鐵盒。「哪，」她說着，一下子揭開盒蓋，「隨你選擇一顆吧。」

馬上，我就挑選了一顆頂大的，閃耀着寶石一樣的赤紫的光澤的紅豆，擎在手裏。

「但我這一顆更好！」她又從中挑出來一顆和我的比較着說，「你那顆上邊有紋了，但這顆沒有。」

我細細地審視一下，果然我這顆上邊有一條細紋，但不注意是看不出來的。於是她又爲我解說着有人把紅豆鑲到戒指上面的，因爲可以紀念相思。隨着她又說明了紅豆所以紀念相思的原因就爲了那上面有一顆心，心便是相思底象徵。

當時我又一邊細細地察看了我那顆紅豆，果然有一顆瞭然的完整的心，只是已經有了一條看不出來的細紋留在上面了。

這以後，又過了三天，我們就一同到了××了。他被留在學校裏。我呢，住了十天就又乘着秋後第一次通車的卡車，像裝貨一樣和幾個新朋友被裝了出來。

現在，偶然在一個發霉了的小皮篋中，發現了這顆經年的紅豆。映着從窗外透進來的雨後的餘

暉，晶晶地閃耀着寶石般亦紫的光芒。牠使我記起了許多一年以前歡快的和受苦的事情。我又記起了今年春天，曾經從一個朋友手中接到了一封她——那個女同志——從××寄來的信，那信上曾有這樣幾句話：

「你在此地住的日子太短了。我們已學會了許多可貴的作風，只要一檢討我們底收穫時，就不禁爲你抱屈。」

後來便消息渺然了。直到秋天，一次在雨後的街頭上突然逢到去年一同跑過路的那頭狼——劉麻子，向他問起那女同志的消息來，他說她和她底姐姐，都到第×戰區底前線上做工作去了。她們實在的情形是怎樣誰也不知道。但願都勝利歸來。

說完，他就用那沙啞的喉嚨，輕聲哼着囚徒歌，在人叢中逝去了。

一九三八，九，二十二日。

夢中的海島

我底顫抖的手指觸到那風雨腐蝕了的橋欄時，一片湧起着雪白浪花的蔚藍的大海，又在我底面前出現了。

浪花白得像一些新擄的乳汁，在水皮上邊滾着，笑着，做着各種歡快的海洋上底清晨底樂曲；競賽式的一個隨着一個地朝着海岸底方向跑去。但是當着牠們剛要越過躊躇在岸邊的阻擋住牠們前進底那些岩石的時候，突然往下一降，牠們便粉碎在岩石之間了。泡沫飛散到四方，夢似的潤濕着石旁底沙土。

海水凸起着胸脯，躺在一層透明的薄霧底下邊。半張褪落光彩的殘月，黏在遼闊的天壁上。東方升起來一圈粉紅色的弧光，山嶺開始顯露出牠們底頭角；天主堂塔後的觀象台最先出現了。深窈的松林出現了。海濱旅館的大樓也出現了；像影堡，孤立在对岸山脚底一邊。

太陽出來了，海上的薄霧已經消散。鷗鳥們自由地飛翔着，鳴叫着，啾啾地交換着親切的私話。互相爭取着水下的食物。遠方，有一帆剪影，劃開了淺藍的天水相接底空間，浴着初日底光輝，向着更遠的地方駛去。

我記起來了：我底童年底夢便消失在和那帆影駛去的同一方向裏。我在七年前的一個落着陰雨的春天，離開我底父親，離開這海島，隨着那隻帆影逝去的方向，向海底那邊流去了。流到大連，流到瀋陽，流到長春，又流到哈爾濱，和松花江流域底一些偏僻的屯堡的地方。在那裏我看到了祖國底廣漠的大野，火車道旁堆積着的金黃的豆山，從原始遺留下來的未踏人跡的樹海。在那裏，我第一次聽到了日本軍隊轟擊我們都市底砲響，在我底童年底心坎上，深深地刻上了不可泯滅的仇恨。在那裏我看到了日本軍人在我們底土地上，在我們底羣衆間開始而且創造了一個無比的大屠殺。就像冬天的孩子打樹葉一樣，逢到甚麼便打甚麼。在那裏我親眼看到了漢奸們底荒淫與無恥。我看到了殉難者底偉大的犧牲底精神。在那裏我學會了恨，學會了愛，學會了復仇……

我又記起來了：載着我底破碎的受盡了仇敵底壓迫的心靈，充滿着復仇底信心又流回到祖國來的那一個方向，也就是失去了那一剪帆影的方向。我不能寫出第一次見到我們底國旗時，是如何的喜悅；我佇立在那面褪落了顏色的旗子底下邊，迎着呼嘯的海風，我感激地流下淚來了。這是去年現在，我第一步踏上了久別的祖國底海岸的時候。

然而今年現在，——當我歸來一年以後的今天：我們英勇的復仇底烽火爆發了。我聽到了我們陸軍轟擊敵人的砲響，我看見我們空軍在敵人砲網下轟炸敵艦底爆彈。對於他們，——在敵人砲網中底我們底空軍，——那種英勇，果敢，偉大的犧牲底精神，當時也曾使我感動到流下淚來了。

我深深地將我底思想沈入了回憶底深淵，竟忘記了站在我身旁的那個同來的伙伴。

「你看，老孫，」他讚嘆着說道。「這樣好的天，這樣大的海，這樣美麗的都市……」

他一隻手扶住了橋欄，不停地坐上了又跳下。去年此時，我也曾和一個朋友到過這裏來，但那時坐在橋欄上的人不是桂，是均。在昏暗的夜色中，他熱心地和我談論着一些關於文學底問題。現在已經一年了。現在已是白天了。太陽底溫熱的光輝，燦爛地照耀着閃光的大海。「走吧，我和你走走。」我向桂說道：「你不是第一次來這海島嗎？」

我們兩人默默地在海濱上走着，吹着溫暖的海風，踏着青草，松針分散着油脂底氣息。浪花底歡笑，鷗鳥底私語，海潮緩慢地濡濕着岸腳底沙石。這些一切，都使我起了一種如夢的感覺。回憶底黑手緊緊抓住了我，幾乎使我分別不出現實與夢境來。

「你看，多好的海水呀，多好的海水呀！」

這裏一切都使桂覺得新奇，可愛，他歡快地叫着說：

「來，我們洗個澡吧。」

「這怎麼好洗澡？」我對他說：「水已經涼了。」

「噢，還早呢。」他得意地笑着道。「我們去年過黃河時，比現在冷的多了，一共七個人都洗過澡呢，那麼髒的水……」

終於我們也不會洗澡，如在夢中一樣走回旅館來。走着的時候，我覺到了有一些東西雖在夢中，也已改變了；這是那些日本人民底商店和住屋，前時正是繁榮的，作着各種的營業，而今天却都將店門緊緊地關閉了，窗門上邊積滿着灰土，樹葉或者松針一類東西落遍在階前，每幅門板上還都貼着一張同樣印好的封條。

初夜

兩道白光，劈開了黑暗夜色底包圍！江水上隱約地蓋一層迷濛的白霧，橋板響着，吱吱呀呀的發出鬼叫的鬧音，汽車已經駛出武漢近郊最外的一條界線了。

我們都沉默着；壓抑着滿懷的興奮，冥想著即刻到來的一個新鮮生活的開展。在沉默中，我想起九個月的一些武漢生活的輝煌的事蹟；如一股強烈的電光，在暴風雨中它照亮了彌天沉沉的陰霾，一刻工夫，便又過眼而去了。我記起初到漢口的時節，惶惑與不安，威嚴地壓到人們底心口上，連他們底臉也都給壓得陰沈而憂鬱了。幾乎近於意外的奇蹟，台兒莊一戰，便將那惶惑與不安一掃而光。狂歡揭去了每人憂鬱的面幕，不管識與不識，在人行道上，人山人海地擁擠着，彼此互映着一張晶輝的笑臉。馬路中心走着遊行的羣衆，軍隊和公務員，火熊熊地燃燒着，沒有頭，沒有尾，就像永遠也走不完。

於今許多事情都已過去了。但那勝利却同一塊堅固的金章，人們用狂歡的火焰把牠熔鑄在各自底胸口上；任是再為鋒利的時間的巨鎚，也不能將牠鏗損分毫。而我們這一羣，爲了更能有效的交出自己微小力量，走出蔭庇我們安心工作九個月了的武漢，到前方去，迎接那更爲新鮮生活的到來。

現在這新的生活就擺在我們底面前了。想起來又是歡樂又是憂愁。歡樂的是理想已經實現，憂愁的是武漢就將陷落了。

我在冥想。對面的同伴輕輕地吹着口哨，哼着松花江上的歌曲。汽車轉了一個灣，越出公路，便在一小村停下了。

「到啦，到啦！」一個朋友先跳下車來，連接地喊着。於是我們都一個個地應着聲音走出那老朽的車廂。外面是一天星斗，馬燈照亮了一圈小小的面積，每人提了自己的用具，到那長官部的招待所。遠處有狗叫的聲音，汪……汪……

這是一間人家的祠堂，四壁不見窗戶，只在頂棚上開了一個三尺見方的天井。天井底下的地面上，又是一個三尺見方的貯水池。一不留心，一個同伴已落進了池裏去，哇呀地一聲驚喊起來。

耳房裏鏗鏘着一個孩子念書的音浪，他正在大聲地誦誦着歐陽修的秋聲賦。從門縫中透出來一線曖昧的燈光。忽然呀的一響，門開了，走出一個蓄着白髯的老人。但臉上並無很多的皺紋，一切舉動都合乎中國禮節的傳統，談吐也很溫雅。他問我們從那兒來，我和他打了招呼，後來他又問我在那讀過書，甚麼職務，像考問一樣，詳詳細細地問了我一遍。他發現了我也懂一些舊東西的時候，談得更加親熱了。「你喜歡王昌齡的絕句嗎？岑參的邊塞詩，也很不錯的你認為李頎怎樣……」他溫熱的話句像一個年老的爺爺一樣可愛。在熒熒的燭光下，他的臉上浮着一層一層微笑的浪花。

「時候不早了，睡吧。你們很辛苦的。」那老年人最後站起來，說着。「你們一時不走吧？……對了，不走才好。只是我這房子太不成樣了。先前的好房被燒光啦。將就一些吧。……」

招待所的主任送來一罐「前門。」又問我們有甚麼不方便，交代了一些照例的客氣話之後才走。我們就休息了，各人爬上各人門板搭成的床鋪。

風吹着，遠村的狗子依然在叫。耳房裏讀秋聲賦的聲音低弱下去了，只留下了門縫那一線曖昧的燈光。我合上眼皮，想了一些擺在面前的新鮮生活，又想起那白髯老人來——「是一個父親樣的人呵，」我叨念着，一種莫明的親情在我胸中盪漾起來，正像在戰地上，在弟兄們行伍中波動着的一樣。

初夏的山谷

一 黎明前後的山谷，一片寂靜。

細小的溪流，急促地流過了陰暗的峽谷。水底印着幾顆破曉的大星，動着，轉着，如同被仙人遺棄了的幾塊碩大的寶石；在幽暗的山間，在淒清的水底，在曉月的殘光之下，在人們的睡夢之中，發射着晶瑩的寒冷的光芒。

溪水衝擊着岸側的岩石，從遙遠的幽暗的西方流來，一路唱着贊美的歌，淙淙淨淨地順從着彎曲的山腳，朝着那透明的流動着白霧的東方豁谷之間流去。

一陣初夏的暖風，輕輕地從森林的梢頭吹過。森林切切地訴說着低微的私語，用人們不可聽懂的語言，講述着千萬年來流傳至今的山林神仙故事的傳說。看不見的花草底清香，在緩緩的薰風裏盪漾着，盪漾着，發散着一種醉人的氣息。

森林，溪流，和山谷，一片平明之前的靜寂和黑暗……

漸漸地在東方的天壁上，出現了一團圓透明的薄雲，在溫暖的晨風裏輕輕地抖動着，抖動着……隨着一片桃色的弧光遠隔白雲之後，筆直地射入天空，於是一半深灰色的天空，被照得和深秋

的湖水一樣清澈，一樣湛藍了。山巒開始在弧光之下露出牠們底頭角，靜靜地聳立於五月的清空之中，披沐着初曙的霞光，刻畫出一個個高低不齊的嶄嶄突兀的輪廓，在強烈的霞光照射之下，山巒幾乎成爲一些透明的物體了，從扭結着的羣山的背後，透過來一片瀟灑的藍光，配合着藍的天空，而成爲一個蔚藍的大海。巉岩，森林，和家屋，一切都失去了牠獨立的存在，一切都在這蔚藍的大海之中溶解了。

山峯的古堡，最先承接了初日的光輝；孤獨的碉樓和殘敗的雉堞，全鍍上了一層璀璨的金光；在湛藍的天傘之下，呈顯出一種古銅的顏色。濕粘的白霧，開始往低窪的山坳之間沉落，凝結，纏繞到蒼翠的松林上，最後終於消散了。有的還低低地凝貼在彎曲的溪水上，遠遠看來像一片灰白的發光的毛玻璃，山鷓鴣和着銀笛似的鶯聲，一個低啞的一個響亮的叫醒了靜穆地睡在搖籃裏一樣和平的山谷……

森林，山坳裏，開始冒起一條條白色的煙柱，升騰着，繚繞着，沒入了清明的高空。山村甦醒了，人們又開始一天的工作。男人們挽起褲管，扶住犁把，兩腳插進青綠的小田，驅趕着青色的大牛，吆喝着，轉動着，耕起來一片污黑的粘土。女人們用花布包頭，也有的戴一頂竹葉編製的大笠，墊着一層木板，坐在秧田裏，用她們底雙手做着刈提雜的工作。蜻蜓，燕子，花蝴蝶……在秧田上不住地飛着，颯着，呢喃地追逐着牠們底伴侶，捕捉着牠們底食物。

草紙作坊的水車，也咕隆咕隆地鳴叫起來了。石灰漂浸着輕年的粟楷，發散着苦澀的氣息……

在小的山村，一家兩家，三家四家，至多也沒有超過十家以上的人家的，散處在羣山的峽谷之中，彎曲的溪水上，蓊鬱的松林裏。青瓦屋頂，圍繞着黃色卵石堆砌的牆垣。壇外是一片油綠的芭蕉，柳楊柏槐和桐樹，樹身上，樹葉上，爬滿了一片潔白的小木香。密密叢叢地，一朵又是一朵，以至不知有幾千萬朵，像夜間的繁星一樣在林木上綴滿了一片閃耀着光澤的銀白的花球。那花球忽然又成串地從枝頭上垂下來，織成一張豪華的掛毯。下面落着一地粉色的桐花，夢似的輕輕地隨風飄落着。落進了青青的草叢，落進了淙淙的溪水……

婦女們織布の木機聲，卡達卡達地從青瓦屋裏傳送了出來。和着咕隆咕隆的水車底聲音，響成了一種不和諧的合奏。老人們無事可做，穿一身藍布褲褂，飄動着銀白的鬍鬚，在村頭搭起一座竹蓆小棚，出賣土產的煙葉和苦茶。爐灶旁邊是一座土坡。用鏟挖進去大約兩寸厚，就出現了烏黑的煤苗。用一鏟挖一鏟，沒有爭奪也用不着積蓄，這山村就是一座自然的倉庫，用甚麼取甚麼。用多少取多少。就這樣過着一種單純的，不知愁苦也沒有憂慮的生活。

我們自黎明之前，走進了這狹隘的山谷，到前方的師部去，離這裏還有幾十里的途程。山羣扭結着。滿山滿谷都是鬱鬱蒼蒼的松林，溪流躲在山底低低地吟唱。薰風一陣一陣地吹來，盪漾着花草清幽的香氣。水車咕咕地轉動着，小牛仰頭接着車齒翻下清冽的山水。又不時得意地叫幾聲：哞……哞……

這些一切。都幽美得像似一首詩，一幅畫，一個純靜的樸素的少女……

二 敵人的飛機，如五月的蒼蠅。

大洪山的最高峯，在三十里外的雲霧中，發射着輝煌耀目的藍光。峯尖高高地刺入天空，如同是一座撐天的支柱。水均從高峯的一角，蜿蜒而下，浩浩盪盪流成一條雄偉的大河。河兩岸叢生着細柳和蘆葦，另外也生長着許多綺麗的山花。覆盆子，金銀花，野梔子，小木香，野玫瑰……粉的，白的，黃的，紫的，和其他不知名的各色各樣的花草，也許像一只覆過來的小花碗，也許像一盞掛着的小燈籠，也許有點清香，也許有點苦澀……

披着彩色翎毛的水鳥，成羣的在浩盪的河水上歡快地得意地鳴叫着。飛翔着。自由自在地啾啾的交換着他們親暱的私語。這兒是水鳥們的樂鄉，同時也是我們作戰的前綫。陸軍第××師司令部，就駐紮在這山峽的河岸上。師長×××正在殷勤地招待着我們的午餐。

「你們看吧，」師長得意地向他底客人誇口道：「這兒有上好的白糖，簡直就是雪吧。還有上好的洋麵饅頭，你看牠底皮有多細，這些東西都是前天才從××河口運來的呢，你們算是有口福，但是可惜，就是缺少一隻雞子，這兒的鴨子已吃光了。」

同來的那位矮小的軍長沒有說甚麼，只是細心地嚼着，吃着。

「却有這麼一條大魚，」我說道。

「魚是不值錢的，魚是不值錢的。」師長連連地謙虛說，「這魚是勤務兵自己從大河釣來的呢。」

「啊，」我們同聲地贊歎着。心裏想道，原來火綫上還有這樣好玩的事情。

師部是一所高大的紅色的土房，有都市裏的二層樓房那樣高。本是向百姓借用的，迎門的中堂還供着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兩邊還有兩行小字；一邊是「東廚司命」，一邊是「歷代宗祖」。門外是一片廣場，廣場上點綴着師部的工兵在空閒時候自己建築的兩座精緻的六角亭，於今，守衛的士兵們，便在那兩座六角亭下站立着。房後是一座小山，山上做着輕重機槍的陣地。

「敵機來了，」我心裏想道：「這倒是出色的目標。」

其實，我們是沒有一個懼怕飛機的。本來在後方的時候，我的胆量要算最小了，厲害的時候一聽到飛機底聲音心就不由自主地跳起來。然而自從出發到前綫來的第一天起，忽然胆子便大起來了。而且還生出一種頑固的感覺，覺得便是讓牠在我的頭上扔炸彈，牠也是炸不上我的。因此聽到敵機的聲音，心裏總是非常坦然，而且還要細心地算着牠底距離和機數呢。

嗡嗡嗡嗡……

心裏想着，果然敵機就來了。想不到竟來得這樣頻繁呢。一餐中飯的時間，敵機不知道來過多少次。三架五架。一架兩架，總是不停地翱翔着，盤旋着，尋找着目標，扔下小炸彈，輕輕地傳着爆裂底聲音。我們照舊的吃着，談着。這地方的敵機太多了，就像五月的蒼蠅，已沒有一個人怕牠。衛兵們也照舊在六角亭下有說有笑呢。

三 戰士們底生活，是一首詩。

飯後，師部底一位少校作戰參謀對我說：

「走吧，我同你到大河裏洗一個澡去。」

這位參謀底名字叫×××本是雲南人，講武堂畢業以後，曾經當過一次營長，不會回家去過。

「你看，我們底生活多有趣味呀。」

他一邊走，一邊不住口地讚美着。

「你們住在後方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我們底生活是這樣有趣。是不是？我知道的，在你們想像中的前方儘是些飛機，大砲，坦克車，流血和死亡……其實並不，除了這些以外，還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比如我吧，」說着，他拍一拍他底胸脯，發出來一種訇訇的響聲：「每天一個澡，把身體鍛鍊得像石頭一樣。別人呢，有的釣魚，也有人去打兔子……其實，只要你來到前方之後，便是飛機大砲也不怕

了。」

我並不回答他的話，我只是默默地走着。眼前的景物吸住了我，我唯恐在聽他說話的時候，分去了欣賞的注意力。

我們走在一條沙子和碎小的青石鋪砌的狹路上，炎熱的太陽，從路旁稠密的樹蔭射下來，碎成一片發光的斑點。鳥兒們底叫聲響做一片。分別不出那竟是些甚麼鳥，小蛇成羣地在路旁爬行着，空氣中流溢着馥郁的花草底清香。我們在路上走不多遠，便就到了河邊了。眼前是一片細細的銀沙，在太陽底下，發着蒸人的熱氣。幾條棕色的戰士們底身體，縱橫地躺在岸邊樹蔭下，身邊灑着剛剛洗過的白色的汗衫。他們都是師部的同事，彼此打一個招呼，這位作戰參謀便第一脫下軍服，手槍扔在一邊，跳進水裏去了。

河水浩盪地奔流着，碧玉一樣反射着翠綠的光芒。水下滾轉着一羣羣青色的小螺，和一個個雪白的河蚌。戰士們得意地泅泳着，兩腳擊打出一片飛騰的浪花。將腦袋伸進水裏，捕捉着從身旁穿過的游魚。

我因為不會游水，只在淺水的地方輕輕洗一下，分享了一點他們底愉快，就又回到岸邊來。這時對面沙灘上，正有一隊士兵在練習打靶，嘮嘮的聲音震響着大河和山谷。混雜着浩浩盪盪的流水底聲音，和鳥兒們的喧噪，戰士們從水裏發出一陣陣的歡笑，和那時從頭上飛過的轟轟地敵機編隊的

羣，還有時時從火線上傳來的隆隆的大砲底吼聲，還有，時常可以見到排着隊形全副武裝的戰士們，唱着雄壯的歌開到了第一綫上去。……這些一切，交織成了一支偉大的戰地歌曲。

那位作戰參謀回來了。披散着頭髮，帶着一身水珠，像穿了一身珍珠似的，一閃一閃地發着光，我們都沒有說話，又默默地坐在草叢上，將雙足伸在清淺的流水裏，身旁的幾樹野梔子，也將牠們一片又白又大的花朵映在清清的溪水裏，水流動着，花影也跟着微微地流動着。

「你看」

那位作戰參謀指給我看一件東西，塗在不遠的山坳間，一叢小林，樹葉，搖了油一樣發着亮光，野草在下面輕輕的擺着，我還來不及看清楚甚麼，他就往那地方一槍打去，訇地一响，隨着是一隻長着花花長翎的大鳥，呱呱地叫着飛去了，看樣子很像工筆畫裏的鳳凰，原來是一隻山雞被他打跑了。

之後，一切重歸於寂靜，河水在腳背上輕輕流過，花影在水底微微地動着。突然不知什麼地方，飄來一陣幽揚的歌聲，（也許是唱的流浪之歌吧。）像一陣暮秋時節的涼風，淒清地吹送着黃昏的細雨。輕輕地飄落在蕭疏的枯黃了的殘林的葉子上，訴說着遲暮的零落，和無盡的哀怨。又像是一股嗚咽的清泉，低吟着流向蒼茫的遠方，眼前的一切景物，彷彿都爲之寂然了。太陽失去了牠底光熱，歌聲給帶來了一種秋風落葉的蕭瑟，和黃昏的細雨輕愁，身旁的幾樹野梔子，彷彿也沈醉於那歌曲底旋律之中了，如同睡夢一樣，將那又白又紅的花瓣，一片片地，輕悠悠地落到了清清的流上，打幾個旋，便

隨着流水去了，就這樣了結了牠們寂寞的身世……

「這簡直是一首詩，一首哀怨的動人的詩。」我不住地讚賞着，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那位作戰參謀連連地說道。

「這是×××政工隊的女同志唱的。她們不但能唱歌，更能耐苦耐勞地工作呢。冬天的時候，他們都赤着腳，穿起草鞋，在風雪中和士兵一同工作着。一個月四塊錢的生活費，你想想看，誰在家裏還不是嬌生慣養出來的，還不都是爲了抗戰才到這兒來！可是，」突然他睜大了眼睛，看着我說道：「人家說她們思想不可靠，又是左傾又是右傾地，她們快被調走了。對於我們這一師的軍民工作可去掉了！一個好的幫手……」

歌聲突然停止了，秋天過去了，一切重又恢復了夏天的悶熱。那位參謀摸了一下額角的汗珠說：「這才不愧是中國底兒女呢。」

四 到了第一線，敵人就開禮砲歡迎了。

馬奔騰着，一個跟着一個。馬蹄聲打到山石上，發出了噼哩叭啦的聲音，急促而凌亂的喧鬧着，兩山的峽谷之間，揭起來一片濃濃的黃霧。在夕陽下，空中飄着一片垂絲的金塵。

到達了一座小小山頂的時候，在我前邊的那位矮小的軍長唸哨了一聲，先跳下馬來。隨後他們便都下了馬，一共十多匹馬，我們都交給了隨來的馬夫去看管。他將牠們牽在林旁的草地上，在晚風裏，迎着將要落山的又紅又圓的夕陽，揚着頸，頓着蹄，呦呦地嘶鳴着。

這是一個園部的所在地。團長出來殷勤地招呼着我們，就在團部對面的一個小公園裏坐下了。公園的門上繫着幾個大字：「愛民公園。」這是多麼漂亮的名字呀，竹枝編就的籬笆，園裏栽滿着叢叢密密的小松，在竹棚下面放着一張蓋了白布的長方桌，桌上放着茶水，胡琴，笛子，留聲機。和幾堆雜誌，小冊子，在火線上有這樣幽雅的小公園，真是令人想像不到的。師長急着在太陽未落以前拍一張照片，留作紀念。我忍不住連連地稱贊這小公園的幽美，團長却誇耀着似的向我說道：

「你往前看吧，像這種小公園，營部連部都有。這是專預備給弟兄們無事時娛樂一下，和作為教育士兵們讀書識字的場所的。就是第一線的戰壕上也有呢。」

「啊，我倒要見識見識。」

我們在這裏沒有多的話說，照完了相，便又忽忽地往前面戰地出發了。

太陽已經沈落了一半，還剩下半個在西山的背後，發散出鮮豔的霞光。山頭的松林，簡直被照射得像琥珀一樣了，紅紅地反射着透明的亮光，週圍的山谷，也都浮起了一層灰藍的烟霧。在山頭上輕輕地浮動着。

我們一個半山的地方跳下馬來。這山的名字叫做玉皇頂，然後又爬上山巔。到了山巔，似乎周圍都平坦些了。有些小山，都已隱沒於高峯之間，顯不出牠的頭角來。

山頭一個連着一個，在蒼茫的暮色之中，看不出邊際，只見一排一排的山羣，和一層一層的烟霞，天空佈滿了霞光，山頭上造着連綿不絕的一個一個隆起的堡壘，和一條條彎曲的紅土挖成的戰壕，我們的戰士們就住在這些工事裏，把守着這大洪山下的第一線。

在不十分遠的地方，隱約傳送過來機關槍的斷續的聲音。敵人的大砲，這時正在轟擊着我們附近的一個山頭，我們很清楚地聽着轟地一響，炮彈從敵人那邊打過來，大約經過了幾秒鐘的時間，隆地一聲砲在附近的一個山頭上爆發了。隨着揚起來一股濃黑的灰塵，衝入了玫瑰色的清明無翳的晚空，被風一吹，便就飛散了。

大砲不停地放着，我們都不理會牠。因為在別的戰綫上。我們已看慣了這樣大砲了。並且我們把這種砲叫做敵人的禮砲。因為我們一到前綫來。敵人便開砲來歡迎我們。

我順着一條壕溝，爬到了工事的前邊去。對面，隔着一條平原的山上，便是敵人底陣地，這時正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哨兵，在工事前邊守着他底崗位呢。

「你是哪兒人哪？」我拍拍他的肩膀問道。

「河南」

「多大年紀啦？」

「十六啦。」

「你家裏是做甚麼的？」

「種田。」

他的每一句話，都是這樣簡單。像是不好意思的樣子，眼睛總是望着灰黯的前方，在他的身旁，還放着一個五寸多高的小竹板凳。

「你是徵兵出來的吧？」我又問他。

「不是的。」他搖一搖頭。

「哪你爲甚麼要來當兵呢？」

「報國呀！」他毫不猶疑地這樣說了出來，而且說得理直氣壯的。

我真料想不到，這句話他竟說得這樣簡單而有力。我被他感動的說不出來一句話。不錯，爲了報國，他一點也沒說錯，可是，另外又有多少人爲了逃避兵役而做出了那麼多的無恥的事呀。

師長却在一邊講述了另外一個故事。這是今年二月間，就在這玉皇頂下曾經轟轟烈烈地打過一次仗，這山頭本來是敵人佔據着的，經過那次戰鬥以後方由我們奪了過來。

「那一次打得真厲害呀，」師長說道，「機關槍和步兵砲乾脆一天一夜沒住氣，戰事了結之後

我會把這山上的幾百棵松樹檢查了一下，嘿，簡直個說吧，沒有一棵沒負過傷的。不是擦去一塊皮，就是樹枝被打斷了，也有連根拔起來的……」

這時敵人的大砲已經停止射擊，這位師長停了一下又說道：

「還有一個傳令兵，剛剛十四歲，你看那個小家伙，他一年到頭總是笑着。那天爲了傳達命令，上午他的左手指負傷了，但是他不肯進醫院，只是照舊地笑着傳達命令。好，午後又第二次的負傷了，這次他底肩部被一個子彈打穿了。將他送進醫院的時候，因爲流血過多，臉色已經發白，可是他的嘴角還是那麼天真地笑着呢！就像沒有痛苦的樣子……」

「現在呢？」

「已經送到後方醫院去啦。」

「還有，」他繼續說道。「那一次我們打死兩百多敵人，他們都未來得及將屍首拖回去。只是將官長們底腦袋斫去了，兵士們便斫一隻手回去。那些屍首就一夜間偷偷地在這山下掩埋了。」

晚風不停的吹着，夕陽已經完全沈落了。我從工事中爬進後面的掩蔽部，果然也有一個一丈見方的小公園，幾個士兵正在黑暗的暮色裏拉着胡琴。

軍號的聲響，清脆地從遠方的山頭上飄起來，月亮還未升起。路側的山林是一片漆黑，如同一羣羣鬼怪的影子。山背掩蔽部燒起一片一片的火光，天邊擠出幾顆一閃一閃的星星，馬蹄下冒出一點

一點的火花。……在黑暗中，時顯時滅地閃耀着牠們底光亮。
回到師部來，這山谷中的一日算是結束了。

從軍

飛機在無風的清朗的八月底天空翱翔着，太陽沸熱輝煌地照晒着地上所有的一切。

桂赤裸着臂膊，在太陽底下站立着，將一隻手掌遮避了強烈的陽光，目送着一隊中國飛機去遠之後，突然輕輕地用了一種憂鬱的聲調說：

「你看，別人在這時供獻出來的是血，而我們呢？我們……」

說着，他用手抹了一把額角上邊的汗珠，走進從露台上面垂落下來的那簾裏邊來。這時在屋子裏有瑩，憲，綺，和我四個人。

「我們從軍去好嗎？」我看了看屋子裏面的幾個人和桂商量道。

「誰不去他才是沒有種！」

「我就看不慣寫文章，」憲微笑着，用很大的聲音說。「你看，一個小黑塊一個小黑塊地堆在一齊……」

「這樣，」桂說：「我們就都去從軍吧。」

「我們還要徵求同志呢，」瑩說道。

「是呀，我們不怕多，同志越多才好。」

你一句，我一句，就這樣便將從軍的事決定了。露台上擺着一張吃飯用的四腿黑圓棹，憲拿了兩張印着「××出版社」的信紙寫起徵求同志的宣言來。於是白色的信紙上，便寫上了八個字：

「外侮已亟，不容再忍。」

忽然憲停住了筆，向瑩說道：

「你底餅干呢？你那許多餅干……」

「我們還要儲存一個月的糧食呢。」

「不成，我們底生命都不顧了，誰還管糧食呢，快快拿來大家吃。」

說着，桂就從瑩底床下拿出一盒印着老鷹商標的餅干來，吃着笑着。

憲又接着往下寫道：

「全面戰爭，即將展開，」

他寫一句，便同我們斟酌一遍。後來寫到了「或充搬夫運卒，或充敢死先鋒，」這兩句話的時候，桂竟大大地稱讚起來。

弄堂中喧鬧着逃難人底噪雜的聲音。對面隣居那個亭子間裏，有一個女話劇演員在唱毛毛雨。樓梯窗口的外邊是裁縫店，老板娘在門前一張紅方桌上和學徒們又麻雀。

徵求從軍同志的宣言寫好了，便討論起到甚麼地方去從軍的問題來。

「我贊成到×××的部隊去。」桂說。

「×××怎樣呢？」我問道。

「我們才不要到東北軍裏邊去。」

「或者，張××那兒……」

「是啊，張……我同意……」

於是我們全通過這個提議，到張××的部隊去。但是我們不認識他。忽然我想起K來，他是張的好朋友，於是我便帶着剛才寫好徵求同志宣言去找K先生。

走出門來，已經黃昏時候了。遠遠響着沉重的砲聲，由於十天第一次的砲響所帶來的喜悅，復仇的興奮和熱狂，現在已聽慣了這聲音。在砲聲裏，我突然記起來一段故事。

六年前，我在哈爾濱一個法政學校讀書。

一個星期一早晨，北風捲着碎雪，在脫盡了葉子底操場底四週樹隙間呼哨着。地面凝結着一層薄冰，冰下呈顯出來凍裂了底泥土底龜紋。雪花一降落到人臉上，就被從體內蒸發出來的熱氣融化了。變成多條水流，在臉皮上瀰涎着。

「我向太陽發誓！我向國旗發誓！以熱血誓以熱誠……」

這時，哈爾濱中等以上學生，正流行着這樣一種從事軍訓的誓語。軍訓完畢以後，和我同班的李金枝扯一扯我底衣袖說：

「你隨我來。」

他穿了一套新製的軍服，土黃色的絨毛上沾着白色的雪花。他底身材很高，腰間繫了一條紅皮武裝帶，看樣子活像一個正式軍人。他自己彷彿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就比往常加倍地神氣起來。

「你看……」

我們走過一段煤屑路，路旁有落葉和紙片隨風滾轉着。從遠方傳來沉悶的鐘聲，停止在陰寒的潮濕的空氣中，嚐嚐地，和那要將空間撕裂開一樣的火車頭底汽笛底鳴叫，溶成一種極不自然的合奏。有耙犁從雪地上滑過，馬鬣滿結着霜花，御馬人吆嚇着，揮舞着馬鞭，很快地將雪地劃出兩條鐵梁底痕跡就跑去了。我們跨過一道低矮的木柵，他將一隻腳搭到木柱上，很興奮地和我說：

「你看，我們這算幹甚麼？」

「算是軍訓！」

「軍訓？」

他說着，搖搖頭，又下意識地微微一笑。——他不知又要發表甚麼意見了，我想道。他底年齡比

我大一些，在學校中他是意見最多的一個人；開學生會，在課堂上，能隨便談話的同學中……到處全能聽到他底不十分流利的談話底聲音。他從前曾在南滿公學堂念過書，因此他還能說一點普通的日語。

「這簡直是哄小孩子玩，」他說道。「像這軍訓上不上又有甚麼分別……你不相信？你搖頭做甚麼？……我知道，你有顧慮，怕這個，怕那個……」

他很英雄地說了一些批評別人的話。最後還下了一個斷語：

「中國全局，就是一盤散沙！沒有組織，沒有聯絡。」

不知是哪個要人的幾句名言，被他偷過來重複了好幾遍。

雪，落得更大了。絨毛似的被風攪成一團團飄落着，我們身上落滿了雪花，周圍的一切都模糊了。起來。我對他說：

「雪大了，我們走吧。」

他却抓了我一把，叫我仍然站着。

「你別走，還有一點事，和你談談。」

「甚麼事說好了，」我催促他。

「林老師，社會學林老師說過的那句話……游擊隊，唯一的辦法……」

林鵬，我們這社會學的講師，他是一個日本留學生，從東京高等師範畢業新近回國的；矮個，逗脚，鼻梁上戴着一副有色眼鏡；永遠穿着一套灰布學生服，毫不像一個大學中的講師。從事變後一星期起，社會學講義就被臨時改爲近代日本研究了。當他每次上班的時候，總是將談話重心放到日本軍隊能否佔領哈爾濱，或當地軍隊能否有力抵抗一些問題上。一到這種時候，林老師總是對我們說：

「哈爾濱是一個國際都市，敵軍決不能佔領的……」說着他還舉出一個反證來讓我們安心。「你們想，敵軍勢力已竟到達龍江，這地力若要佔領不早就發生戰事了嗎？」

「然而哈埠四週已陷於重重地包圍，也許就有陷落的危險。」我們不能相信他底話，大家一齊說道：

「如果這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現在不應當再去搖旗吶喊，遊行示威，敵人已經就將致我們於死地，這是一個需要用工作來說明語言的時候。……拆鐵道，切電線，……擾亂敵人後方的種種工作，我們全可以作，所以我們能夠作到的只有組織游擊隊，並且還應該馬上成立起來！」

他說話的時候，情感並不怎麼激動，然而他底態度却顯得很嚴肅；全部講堂底情緒都緊張了起來。「游擊隊」這三個字，第一次將我幼稚的心靈激動了。別人也全靜穆着，連最愛發表意見的李金枝也不會多說話。

現在李金枝又向我談起這個問題來，我的心就相同恐懼一樣震顫起來了。我已忘記了寒冷，忘

記了這是落雪天的早晨，臉紅着，耳朵全發燒起來。

「我們能做這工作嗎？」

我不敢相信自己。

「爲甚麼不能呢？」他很堅定地鼓勵我道。「只有我們才應當來做這種工作；我們的學校是北最高學府——這話我已聽他說過許多次了，——我們應當來領導別人。就這麼地，你……」他走近我一步，將嘴唇貼向我底耳朵上，很嚴重似的小聲說道：「回家好好擬定一個計劃，一個大綱……或者就是一個組織概略吧。總之你快一些，我們馬上便發動起來。」

當時我興奮地——也許是慚愧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很高傲地拍了拍我底肩膀，我們便分手了。

這天，我請了一天假，正正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將組織大綱和工作計劃都寫好了。第二天早晨，我便將這寫好的東西帶去和李金枝商量。

「很好。」

他看完以後得意地說：

「你計劃的很不錯，我想我們可以按照你底計劃幹下去！不過，我們需要再和更多的人談一下，你想怎樣……總之，我們是要幹一下的……」

又過了兩天，我們還不會找到更多的人來研究，學校便停課了。奇怪的李金枝也隨着停課不知哪去了。就同一顆石子扔進大海一樣，我會用盡了所有的方法找尋他，竟連一點回響都沒有。

於是組織游擊隊的計劃，也就隨着李金枝行動一同消滅。但是想起我爲牠費過一天一夜的時間，便覺得不很甘心。而且游擊隊這名詞，確實打動了我底幼稚的心靈，使我爲牠担心，興奮，害臊。和一切不安的惶惑……牠就同一粒發亮的星光，微微地照耀着漆黑的路途，在我前邊，給我一種微感神祕地好奇的希望。這樣，一個冬天過去了。

第二年春天，——哈爾濱早已被敵人佔領了。——街道上的冰雪開始融化的時候，我到警察廳去探望我底被捕的哥哥，在樓梯底下，囚犯拘禁室的門前，突然間李金枝在這裏被我發現了。他穿着和別的警察官們同樣的制服，一看便知道他是當上「滿洲國」的官了。

「喂，你原來在這兒！」

我細細地端詳了一下他底面孔，說道。

「你很好，你當官了……我底哥哥就在這裏，你想想辦法吧。」

「你底哥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就又彷彿很正經似的說道。「誰叫他不安分？救國麼，誰叫他……」

「你住口！」看樣子他還要說甚麼，我可不能忍耐了。「我們從前怎麼說來的？你叫我計劃甚麼

來的……」

「你傻瓜！」

「你這無恥的傢伙，你看中國算完蛋了？」
他竟用了一種毫不在意的口氣說道：

「你想怎麼？」

「好，你等着吧！中國總有起來反抗的一天，那時候……」往下，我不忍得說出口來了。
這以後，我永遠不要再見他。

現在，六年後的今天，英勇的復仇的戰爭終於爆發了。昏暗的夜色裏響着隆隆的砲聲。我走在馬路旁邊的人行道上，梧葉靜穆地低垂着。我底心也十分鎮靜，這樣的一天，我已經期待了好久了。
我不再胆怯，不再害臊，我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這次，總可以從軍去了。

№ 6/1000

種二廿第書叢小火烽

紅豆的故事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實價國幣三角

著者

孫陵

發行者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烽火社

總經理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82

124974

07

